

# 白樸評傳

吳乾浩 著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K825.7  
21

# 白朴评传

吴乾浩 著  
戏剧家传论丛书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022183

责任编辑：鸣 迟

## 白朴评传

---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八条52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市彩虹印刷厂印刷

字数91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5插页2

1987年2月北京第1版 198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,500册

---

书号 8069·1046 定价 1.00元

## 目 录

小 引	1
一 白朴的生平与思想	3
二 白朴的杂剧创作(上)	12
——《唐明皇秋夜梧桐雨》	
三 白朴的杂剧创作(中)	64
——《裴少俊墙头马上》	
四 白朴的杂剧创作(下)	105
——《董秀英花月东墙记》和其它杂剧作品	
五 白朴的散曲创作	131
六 白朴的词	147
七 余 论	156

## 小 引

在中国文学史上，“元曲”写下了极为灿烂的一页，堪与“唐诗”、“宋词”、“明清传奇”并称。

“元曲”实际上包含“杂剧”与“散曲”（套数与小令）两大部分。元代在杂剧与散曲上都有非凡的成就。在这近百年间，有名姓可查的杂剧作家有二百余人，其作品仅傅惜华辑录的《元人杂剧全目》即有七百三十七种。至于散曲，是在金代“俗谣俚曲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兴艺术样式，在元代亦有长足发展，风格杂陈，流派迭起。

白朴是一位杂剧与散曲的全材，在元曲的勃兴中有突出的贡献。明代何良俊在《曲论》中称马东篱（致远）、郑德辉（光祖）、关汉卿与白仁甫（朴）为元曲之“四大家”。后世简称“关、马、郑、白”或“关、白、马、郑”。明代王世贞在《曲藻》序中称白仁甫与同时代的王实甫、关汉卿一样，“富有才情，兼善声律，以故遂擅一代之长。”近代的王国维在《宋元戏曲考》中也说白仁甫“高华雄浑，情深文明”，“不失为第一流”。他还说如以唐诗加以比喻，“汉卿似白乐天，仁

甫似刘梦得，东篱似李义山，德辉似温飞卿”；如以宋词加以比喻，“汉卿似柳耆卿，仁甫似苏东坡，东篱似欧阳永叔，德辉似秦少游”。这些评价都不能说不高。

至於对白朴创作特色的品评，除了涉及具体作品的外，比较著名的有贾仲明所写的〔凌波仙〕挽词（见明天一阁本《录鬼簿》）：

峨冠博带太常卿，娇马轻衫馆阁情。拈花摘叶  
风诗性，得青楼薄幸名。洗襟怀剪雪裁冰。闲中趣，  
物外景，兰谷先生。

明朱权撰写的《太和正音谱》中，于“古今群英乐府格势”栏，提及元代一百八十七个作家，把白朴列为第三。朱权形容白朴的创作，“如鹏搏九霄”，还说他“风骨磊砢，词源滂沛，若大鹏之起北溟，奋翼凌乎九霄，有一举万里之志，宜冠于首”。品评比较抽象，内含溢美之词，但从中亦可看到古人对白朴推崇的一斑。

白朴一生作杂剧十六种，今存三种。所幸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《梧桐雨》与《墙头马上》都保存下来了；余《流红叶》及《箭射双雕》、《游月宫》等尚有残文流传。白朴的散曲今存小令三十七首，套数四套。另有《天籁集》词集二卷存世。白朴确实是一位创作甚丰，才学兼备，风格清新，特色昭著的元曲作家，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，值得我们对他的生平、思想和创作进行一番研究。

## 一 白朴的生平与思想

元杂剧作家大多“门第卑微，职位不振”，或社会地位较低，或仕途上很不得意。白朴也不例外。因此有关元杂剧作家生平与思想的材料，一般都比较缺乏，这给深入、全面地研究他们的创作情况带来了许多困难。白朴的材料虽然谈不上丰富，但从旁人的论述，与他自己在散曲、词作中记载，还是可以看出一个简要的轮廓。与同时代其他作家相比，白朴算是比较幸运的了。

白朴，字仁甫，初名恒，后改字太素，号兰谷先生。祖籍隰州（宋代属火山军，相当现在的山西河曲县），金亡后寓居真定（现在的河北正定县），所以又有人说他是真定人。他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，父亲白华，字文举，是金代贞祐三年进士，开始任应奉翰林文字，曾经担任过枢密院经历官，终右司郎中等职务，十分贵显；降宋后任襄阳制干与均州提督。《金史》有他的列传。

白朴是白华的第二个儿子，1226年（金哀宗正大三年）出生于金都南京（今河南开封）。白朴幼年时随父

母生活，比较养尊处优。七岁时遇汴京之乱，即所谓金哀宗天兴元年三月元兵攻汴京的壬辰之难。此时蒙古军队大举进攻开封；第二年开封被攻破，金主出奔，元军大事劫掠，金朝大臣崔立投降，将不少大臣显要的妻女等呈献给元军，白朴的生母张氏也在被掠之列。白朴的好友王博文在《天籁集》序言中曾透露：“（朴）幼经丧乱，仓皇失母”。这一切给幼小的白朴沉重的打击，他从此不食荤血，有人问他什么原因，回答说：“等到重见我的母亲，再象以前那样饮食。”

天兴三年（1234年）金王朝灭亡。白朴已在此前一年，汴京城破后，随元好问北渡，居住于山东聊城。元好问是金代杰出的作家，号遗山，以诗文著称，特别是金亡后所创作的直接反映现实的作品，气势豪迈，声情激壮。他金亡不仕，因好友白华有事到远方不归，（京师被攻时，白华提出借外兵的办法，金哀宗命他为右司郎中，召邓州兵入援；他出发后因此事久未办成，便在河南南阳附近住了下来。）便带着白华八岁的儿子白朴北渡。元好问对白朴管教得很严，给予文学上的初步教育；他又对白朴亲切关怀，其时瘟疫流行，白朴也未能幸免，元好问亲自抱持看护，达六天之久，好不容易等到白朴手臂等处出了一阵大汗才得痊愈。白朴读书非常聪明，很爱提问题，每天从元好问的言谈讲授中，得益不少，许多语句都能默记。



白华在邓州归降南宋后，便辗转于湖北均州、襄阳等地为官，后因范用吉杀均州长吏叛宋降元，他便于1236年前后北归，与元好问同住于元好问的故乡山西忻县。白华十分感激元好问对自己全家的照顾，曾有诗答谢说：“顾我真成丧家狗，赖君曾护落巢儿。”后句即指元好问照看白朴之事。元好问则以元、白二姓均为中州的世契，元稹、白居易又在唐代穆宗长庆时以诗文相往来的轶事为例，借赠白朴以诗的机会宣称：“元白通家旧，诸郎独汝贤。”钟爱赏识白朴的深情溢于言表，一时传为佳话。孙大雅在《天籁集》序中说：“先生（指白朴）出生兵间，流离窜逐，父子相失，遂鞠於遗山先生所。遗山教之成人，始归其家。”元遗山在白朴的生活道路与文学道路上都是影响极大的一个人物，对白朴的思想发展起着很不一般的作用。

又过了几年，白华、白朴父子寓居于滹沱河畔的真定。其时，史天泽（字润甫）担任真定、大名、河间、济南、东平五路万户。他于北渡后便接纳诸方名士，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，使他们不至于流离失所，款待十分优厚。他还经常与他们“讲究经史，推明治道”。白华、元遗山，与当时的李敬斋、曹南湖……等名士都先后受到这样的礼遇。真定属元中书省（约相当今天的河北、山东、山西等地），是当时文化发达的地区，元杂剧前期的作家除大都人之外，多数属于这些地方的人

氏。至於真定籍的作家，较著名的有李文蔚、尚仲贤、戴善甫、侯正卿、史九敬先、江泽民等。白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开始了散曲与杂剧创作，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，白朴的律赋水平提高得很快，成为“后进之翘楚”，深受人们推崇。

白朴在青年时代既攻读书籍，博览学问，又广泛地游历各地，以增长见识。他曾到过江苏淮扬、安徽寿春、燕京以及属于顺天路的河北许多地方，留下了不少词作。

元世祖中统元年（1260）史天泽升任河南宣抚使兼江淮军马经略使，中统二年又拜中书右丞相，第三年复升为左丞相兼枢密副使。史天泽很看重白朴的才学，把他荐之于朝廷，白朴再三辞谢，坚持不肯作官。这时白朴正好三十五岁。关于白朴绝意仕进的原因，说法很多：有的说他“不屑仕进，乃嘲弄风月，留连光景，庸俗易之，用世者嗤之”（朱经：《青楼集》序）；有的说“先生少有志天下，已而事乃大谬。顾其先为金世臣，既不欲高蹈远引以抗其节，又不欲使爵禄以干其身”（孙大雅：《天籁集》序）。前一说只抓住了嘲弄风月，留连光景的表面现象，还谈不上是最主要的指导思想；后一说认为白朴以金王朝的遗民自居，这才不出来作官，与实际情况不完全相符。白朴的父亲白华于金王朝灭亡后几度变节，白朴又并未作过金王朝的官，如果

单说其先辈为金之遗老，毋庸说是一种讽刺。

比较切实的原因，正如白朴的好友王博文在《天籁集》序言中所分析：“然幼经丧乱，仓皇失母，便有山川满目之叹。逮亡国恒郁郁不乐，以故放浪形骸，期于适意”。“棲迟衡门，视荣利蔑如也”。亡国之痛，失母之叹，在白朴心中留下深深的伤痕。白朴在〔沁园春〕词《监察师巨源将辟予为政，因读嵇康与山涛书，有契于予心者，就谱此词以谢》中表现了类似的意思：

自古贤能，壮岁飞腾，老来退闲。念一身九患，天教寂寞，百年孤愤，日就衰残。麋鹿难驯，金镮纵好，志在长林丰草间。唐虞世，也曾闻巢许，遁迹箕山。越人无用殷冠，怕机事缠头不耐烦。对诗书满架，子孙可教，琴樽一室，亲旧相欢。况属清时，得延残喘，鱼鸟溪山任往还。还知否？有《绝交书》在，细与君看！

白朴出于国家兴亡的慨叹，追求一种隐居田园的恬静生活，既有家国破灭的忧思，又摆脱不了消极出世的困扰。——如果我们说这是白朴不肯出仕的主要原因，可能会更接近实际思想状况些。

自此以后，白朴先后与许多同好放浪于山水之间，历游长江下游、汉江、怀州（今河南沁阳附近）、九

江、岳阳、扬州、杭州等地。根据《天籁集》中的说明，当时与他交往的，除元好问、李冶、杨果等称得上是金王朝的遗老，其余如史天泽相国、杨文卿总管、张大经御史，监察师巨源、合道按察使、平章吕公（文焕）、李景安提举、刘牧之同知……等均为元代官场的宿宦显要；至于文集中未列官阶的王仲常、郭祐之、王彦立等人，根据其它材料，亦非平民，如王仲常曾任翰林学士承旨，郭祐之为江浙行省椽，王彦立地位较低，也充任大官的幕僚。从这些记载看，白朴虽不出仕，所结交的仍是上层官僚，生活甚为闲适，与一般老百姓苦难的生活仍有相当的距离；而他虽自视清高，思想上、行动上仍反映出不少矛盾抵触的情况。他的生活趣味也很有特点，“娇马轻衫馆阁情”，“拈花摘叶风诗性，得青楼薄幸名”，这是说他寄情声色。“屈己降志，玩世滑稽”，“放浪形骸，期於适意”，这是说他的人生态度。至于他这么做，是否很快乐，回答是不然，他一个人常常“郁郁不乐”。白朴就这样的强颜欢笑，于温柔乡中讨生活，苦熬光阴。

到元王朝统一全国之后，白朴于至元十七年（1280年）全家迁居金陵（又名建康，今江苏南京），此时他已五十五岁。晚年的白朴，“从诸遗老放情山水间，日以诗酒优游，用示雅志，以忘天下；诗词篇翰，在在有之”（孙大雅：《天籁集》序）。此时他的壮心已消磨

得差不多了，而创作的数量却不少。白朴此阶段寄情道教的原理，又曾托言梦寐中的生活，恍惚迷离，虚妄超脱，人生观中的消极成分在逐步增加。这中间曾北返故里，垂老沧桑，倍感凄楚。关于白朴的死年，说法不一，有说1306年，有说1307年，更有说1312年的，似乎他活了八十来岁。但根据都不十分充分。从《天籁集》中的作品来考证，仅到至元二十八年（1291）为止。若因词作〔满江红〕《庚戌春别燕城》中提到庚戌年，便断定是至大三年（1310），由此证明为白朴八十五岁时所作，则与其中冶游的内容不甚协调。在没有发现更新的材料之前，不如说白朴卒年不详更稳妥些。

白朴死后，因子而贵显，元朝廷赠他“嘉议大夫，太常卿，仪院太卿”（元锺嗣成《录鬼簿》）。太常礼仪院是掌管大礼乐祭享宗庙社稷封赠谥号等事的官职，设卿一人，为正三品。这样的封谥规格在元曲作家中是极为罕见的。

从白朴生平的简单勾勒中可以看出：他出生在官宦之家，家学渊源，如果没有汴京之乱与金王朝的灭亡，可能会仕途通畅，官高爵显，平稳地了此一生。可是，动乱的年月，堵塞了此方面的路子；幼年失母的打击，在白朴心目中刻下了深深的印痕。其时白朴远未成年，但却奠定了他生活道路的基础，画出了粗略的轨迹。嗣后的生活，更坚定了他不求闻达，绝意仕进，放浪形骸，

纵情诗酒，玩世滑稽，期於适意的基本处世态度。元遗山金亡不仕，甘心回故乡从事著述的果断举动，对白朴有极大的教育；特别是元遗山对白朴关怀备至，相处甚密，更起到了耳濡目染、深入人心的特殊效果。中统初年，白朴毅然拒绝了史天泽的举荐，采取不肯出仕元朝的行动，並不是偶然的。白朴的不合作态度，正说明他对金元之际的社会矛盾与现实生活有自己的看法，怀古伤时，郁郁不乐。白朴並不是不想有所作为，施展抱负，只是感到生不逢时，便不得不放情山水声色，沉溺于诗酒优游之中。他不满当时的社会风气、政治局面，却没有决心跳出士大夫阶层隐逸闲适的生活圈子，更做不到接触人民大众，表达出下层群众的心声。这是白朴思想上的局限，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中，白朴一方面对元王朝采取不合作态度，另一方面又不拒绝与达官贵人为伍，咏史题画，相互酬答，甚至还有歌功颂德的内容；他既欣赏隐居生活的恬静、美好，怡然自得，又常想到国破家亡，精神上的苦闷难以排遣。这两方面又矛盾又统一，构成了白朴独特的人生哲学。

白朴的文学素养与才能都很高，在元曲作家中是比较突出的。他幼年受到良好的文学启蒙，汴京之乱后又得到元遗山的悉心指导，可以说上承了中国古典文学中诗文词赋方面的优良传统。青、壮年时期的白朴有意识到名山大川游历，在行万里路的行程中，“生长见识，

学问博览”。他久居山西忻州与河北真定，又曾到过元大都，这些地方都是初期元曲的发祥地。白朴在那里接触到新兴的文学样式——杂剧与散曲，深感兴趣，悉心投入此方面的创作活动。白朴以诗文入曲，其作品以清丽见长，情深文明，俊逸有神，使能诉之于管弦的杂剧散曲，更增添了相当的文学色彩。在把元曲推进到一个划时代的文学高峰的事业中，白朴有不容抹煞的功绩。白朴的创作才能是多方面的，除了杂剧与散曲，词作也写得很出色，但二者相比，词作不能不归入第二位。我们甚至可以说，没有《梧桐雨》，没有《墙头马上》，没有那些清丽本色的散曲作品，单凭《天籁集》中的那些词作，是不会奠定白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的。

下面分类结合他的生平与思想，研究一下白朴的各类作品。

## 二 白朴的杂剧创作（上）

### ——《唐明皇秋夜梧桐雨》

《唐明皇秋夜梧桐雨》是白朴的力作，在文学史上有极高的地位，影响深远。

此剧具体创作地点与年月均不详。它的刻印本很多，较主要的有《改定元贤传奇》本，继志斋本、脉望馆抄校本、顾曲斋本、《酹江集》本、《元曲选》本与《元曲大观》本。这些刻印本基本上分为两大系统：一种以脉望馆抄校本为代表，另一种以《元曲选》本为代表。前者的题目作：“高力士离合鸾凤侣，安禄山反叛兵戈举”，正名作：“杨贵妃晓日荔枝香，唐明皇秋夜梧桐雨”；后者的题目改为：“安禄山反叛兵戈举，陈玄礼拆散鸾凤侣”，正名同《元曲选》本。二者在曲文与对白上变化不少，互有优劣。脉望馆抄校本比较接近白朴的原作，下文的举例主要根据此本。

《梧桐雨》的故事内容大致是这样的：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因部将安禄山征讨丧师，本要把他斩首，因爱惜



他的骁勇，改为械送上京。丞相张九龄认为按律该斩，唐玄宗则欣赏安禄山的巧语，反封以渔阳节度使镇守边关。玄宗的宠姬杨贵妃收安禄山为义子，亲赐洗儿钱。

（以上楔子）

七月七日，杨贵妃伴唐玄宗设七巧宴于长生殿，上赐金钗、钿盒。二人同观被银河阻隔的牛郎织女，互订海誓山盟，愿百年之后，世世永为夫妇。（以上第一折）

安禄山以讨贼为名，兵发长安。唐玄宗、杨贵妃于同食荔枝、欣赏霓裳羽衣舞之时，突闻兵变飞报，无以对敌，仓皇往蜀地避难。（以上第二折）

行军途中，众父老忠言进谏，玄宗命太子东行征讨。到马嵬坡，军士哗变不行，龙武将军陈玄礼请诛杨国忠以谢天下；复请将杨贵妃割恩正法，唐玄宗求情不允，不得已命高力士引贵妃去佛堂自尽。玄宗在哭声中跨上逍遥玉骢马。（以上第三折）

平息安禄山之乱，太子登基，唐玄宗退居西宫为太上皇，悬挂贵妃真容，朝夕哭奠。抚今思昔，越添伤感。哭声中一阵昏迷，唐明皇梦见与贵妃在长生殿重逢，而潇潇梧桐雨又惊醒了此梦，助恨添愁，使他难以成寐。

（以上第四折）

《梧桐雨》所描写的李、杨故事，并不是头一次写进